



著作：印度佛教史

第十二章 从密教盛行到近代佛教

第一节 密教的渊源

波罗王朝

上章已经说到，戒日王以后的印度佛教已趋于没落，可是，由于波罗王朝的保护，佛教仍在东印一带偏安了五百年，这五百年中的成果，便是大乘密教的由隆盛而至衰亡。

波罗王朝是起于孟加拉地方的小邦，在西元六六〇年略前，由瞿波罗（Gopala）王统一了藩伽罗国，又西取摩揭陀等地而成立王朝，这在印度史上，是不太有名的小王朝，但此王朝传承十八世，历五百年，崇奉佛法世世不懈。其中最具热忱者凡七主，称为「波罗七代」，七代之中，以第四世达摩波罗（Dharmapala 法护）王时，国力最盛，曾将领土扩展到曲女城。此王对佛教的虔诚护持，亦最有成绩，先在那烂陀寺附近，建立欧丹多富梨（Uddan.d.apura）寺；又在其北建立毘鸠摩尸罗（Vikramasila）寺，此寺译名超戒寺，亦有称为超岩寺，它有百零八寺，及六个研究院，规模之宏大，比起那烂陀寺的九寺一门或谓八院三百房，犹有过之。因此便夺取了那烂陀寺的地位，而成为当时佛教的最高学府。

中国的义净三藏留印时，正当瞿波罗王在位，据义净自称，他在那烂陀寺，曾屡次入坛，可见当时该寺已经风行密教，到了西元第八世纪以后，达摩波罗所建的超戒寺中，人才辈出，也均为密乘的大德，该寺亦即是密教的中心道场，波罗王朝所拥护的佛法，自始便是密教。

早期所行的密教

所谓密教（Esoteric Buddhism），世界学者一般通称为怛特罗（Tanrowa）佛教，也有称为真言乘（Manrowa-ya-na）、持明乘（Vidya--dhara-ya-na）、密乘（Esoteric-ya-na）、果乘（Pha-la-ya-na）、金刚乘（Vajra-ya-na）等。

根据西藏所传的密教，分为四部：1.事部，2.行部，3.瑜伽部，4.无上瑜伽部。

中国旧传的密乘传入日本的，分为两部：1.金刚部，2.胎藏部。

近代学者将历史上的密教分为三期：1.初期的杂密，2.中期的纯密，3.后期的左道密。

如果将此三种分类法的密教，配合起来，它们间的关系相当，可用一表说明：

现在，我们先说初期的杂密，杂密是没有教理可说的，它的原始成分，大多来自婆罗门教。杂密之被称为「事部」，乃是它专重于事相的作法，所谓密教的「事相」，就是：1.明咒，2.瑜伽，3.护摩。明咒起源于《吠陀经》之咒术；瑜伽本为婆罗门教所修的禅定；护摩也本是婆罗门教的「烧供」作法，他们以物投火，藉火神阿耆尼之力而达于梵，以做求愿的媒介。佛教本来反对事火，密教则以事火为求财、求事、求寿、求官的门径，以致将食品、衣物、珍宝等有用之物，投向火中。密教采用上举的三种事相，其有三种神秘作用，便是：1.息灾避祸，2.增益致福，3.调伏鬼神。

原始经典中的密咒

佛教成为密教，可谓突如其来，也可谓是渊远流长。所谓突如其来，因在释尊的时代反对神秘，否定神权，破除方技之术，一切咒语术数之学均非释尊所喜。

《长阿含经》卷一四第二十一经《梵动经》（《大正藏》一·八九页中一下）所载：「如余沙门婆罗门，食他信施，行遮道法，邪命自活。召唤鬼神，或复驱遣，种种祷，无数方道，恐热于人，能聚能散，能苦能乐……或为人咒病，或诵恶咒，或诵善咒……或咒水火，或为鬼咒，或诵刹利咒，或诵象咒，或支节咒，或安宅符咒，或火烧、鼠、能为解咒，或诵知生死书，或诵梦书，或相手面，或诵天文书，或诵一切音书，沙门瞿昙无如此事。」

在《中阿含经》卷四七《多界经》（《大正藏》一·七二四页上），也说：「或有沙门梵志，或持一句咒、二句、三句、四句、多句、百千句咒，令脱我苦；是求苦、习苦、趣苦；苦尽者，必有是处。」

可是，到了部派佛教的《四分律》卷二七（《大正藏》二二·七五四页中）、《十诵律》卷四六（《大正藏》二三·三三七页中）等，即有佛陀听许持善咒治疗宿食不消、毒蛇、齿痛、腹痛等

记载。佛在《长阿含经》卷一二（《大正藏》一·八〇页上—八一页中）《大会经》中，为了降伏诸天，结了数咒。佛在《杂阿含经》卷九第二五二经，也向舍利弗说了毒蛇护身咒。可见，密咒的使用，早已出现在原始圣典中了。不过早期圣典中的咒法，系用作治病为主；降伏诸天，策使鬼神的密咒，大概是比较晚出的。若照佛陀的本怀而言，推定密咒之为晚出或增订，是比较恰当的。唯其密咒之具有相当的效验，则为不容置疑的事实，故而验道和解脱道是不必相提并论的。

即以初期的大乘经典而言，也尚未见明咒，例如《心经》的「即说咒曰」是后增。《法华经》原来无咒，后来在〈嘱累品〉后附加数品，即有了〈陀罗尼品〉。《仁王经》、《理趣经》原先无咒，到唐译本即有了咒。

密咒在外道，是说不上哲学理论的，到了大乘密教的中期，咒语也被赋予高深的哲学观了，在《大卢遮那成佛经疏》（即《大日经疏》）卷七（《大正藏》三九·六五〇页中）说：「此真言相，声字皆常。常故，不流、无有变易。法尔如是，非造作所成。」以真言密咒为法尔常住的实相，所以进一步说，真言之相即是毕竟寂灭之相，为了随顺众生根机，而以世俗文字表示。如能观诵纯熟，证悟了即俗而真之义，融合於诸法之实相，便可获得即身成佛的极果。

密咒即是真言，真言由如来说、菩萨说、二乘说、诸天、地居天（鬼神）说之五种来源。密教以真言之观诵为主要修持法门，所以称为真言宗。但其持咒亦颇有要求，《大日经疏》卷七（《大正藏》三九·六五七页下）说：「若但口诵真言而不思惟其义，只可成世间义利，岂得成金刚体性乎？」

总之，密咒发源于婆罗门教，佛陀最初禁绝，继而由於外道来佛教中出家的人渐多，他们习用咒语治病。至部派佛教如法藏部，推尊目犍连，盛说鬼神，咒法渐行。到了大乘密教，更进而以密咒哲学化，完成了高深的理论基础。密咒之能产生效验，那是无可置疑的，若言观诵真言而能即身成佛，此所成之佛，是何等性质之佛？则尚有考察的余地。

瑜伽与密教

密教又称为瑜伽教，瑜伽（Yoga）在梵语中，是由马和车轭结合之义的语根 yuj 而来，意译为相应，此语最早用於《梨俱吠陀》中，后来沿用到奥义书时代，它的涵义是：依於调息等的观行法，观梵我一如之理，以合於梵而与梵相结。到了佛教中，即采用此法，依於奢摩他（止）及毘钵舍那（观）之观行，与正理合一相应的情态，便称为瑜伽。换言之，瑜伽是以止观为其主体。

佛教采用瑜伽，始自释尊，但是，释尊不以瑜伽为达到解脱的最高方法，需要配合了戒及慧，定（止观）才受到释尊的鼓励。释尊特重於八正道，八正道的首要是正见，八正道的范围是戒、定、慧。此可参照第二章所讲。所以佛陀不是修定主义的瑜伽行者，瑜伽行虽受佛的利用，佛却不即以此为究竟。但到了中期密教的瑜伽法，却受了瑜伽外道波昙耆梨（Patan~jali 西元第五世纪数论派人）所着《瑜伽经》的影响，以为瑜伽即可达成世出世间的一切目的。例如《大日经疏》卷三（《大正藏》三九·六一三页下）所说：「阿耨梨以於瑜伽得决定故，随有所作，皆与三昧相应；如献花时，即与花三昧相应；此中本尊，明了现前.....。如是一一缘中，皆是入法界门，皆见善知识，旋转运用，皆与理相应，不复临事稽留，方始作观，当知是人，堪作秘密阿耨梨也.....。又於息灾法中，即能以此方便增益降伏；或增益法中，即能以此方便降伏息灾；於降伏法中，即能以此方便息灾增益。随彼彼相应之法，皆能善分别之，名善修瑜伽。」

密教以瑜伽法做如此的高调，也绝不是他们的妄语，瑜伽行者多有内证经验，身心异於常人，所见也多属实。唯其所验，是否彻於佛的本怀，则有考察之馀地。因其重於心境的发现，境界固然属实，若谓瑜伽行者的内证经验，即是佛的境界而称即身成佛，恐怕要落於增上慢了。这在佛世的小乘行者，由於修瑜伽法而自称已证四果的，其实尚未离欲，佛陀不斥他们妄语，而称之为增上慢人。

此检体版资料录自法鼓全集 HTML 版（繁体）